



《瞬间事》

黄丹丹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华丽文字的诱惑，也不靠作家光芒四射的才华，文学最深刻的魅力，是读后的抚慰人心，改善情感，塑造灵魂，在“经世致用”层面，文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观察人生、理解情感的独特视角，这个独特视角取决于作家的生活姿势、态度、立场，概括起来，一句话：写作就是作家用作品对人生表态。

作家的认知，文学的站位，作品的思想，在表态中一览无余。

上述推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黄丹丹的《瞬间事》用成群结队的文字，进行了一次准确生动的演绎。

自古有“文如其人”一说，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文字，匹配什么样的人。比如苏轼和李清照，一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个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一个豪情满怀，一个忧郁感伤。隔着千年时空，他们的诗词泄露了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文字供出了他们的内心。豪放与婉约，是艺术格调，也是生活态度与情感立场。

黄丹丹的散文如同一个临水而居的女子安静地坐在窗前，她被窗外春暖花开和月白风清的画面

《刺秦考》（发表于《作家》杂志2024年第1期）并不满足于重述“荆轲刺秦”的旧史。它真正锋利之处，在于借一场注定失败的行刺，反复追问权力、理想、人性与历史之间那层永难缝合的裂缝。若说传统叙事中的“刺秦”更多是一曲悲壮英雄歌，那么潘军笔下的《刺秦考》，则更像一部关于时代精神困局的现代悲剧。

全文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情节本身，而是其对于人物精神层次的重构。燕丹不再只是孤注一掷的亡国太子，他的焦灼、偏执与无力，构成了弱国政治最真实的心理图景；嬴政也并非脸谱化暴君，而是一个被天下意志裹挟、既冷酷又孤绝的统一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没有简单地把“秦”与“燕”处理为善恶对立，而是将双方都置于历史洪流中审视：一个为了生存而刺，一个为了秩序而杀。于是，所谓“正

打动并持久陶醉，而一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镜像被季节错过或被有意忽略。这一连串场景构成了黄丹丹散文的调性，是她文字的方向，也是她对生活质地的明确选择。

打开《瞬间事》，也就打开了黄丹丹的精神世界，她好像与这个世界早已达成了某种默契，即在彼此的凝视中相互感动、相互谅解、相互成全。黄丹丹性情温和、格调优雅，她不愿站在生活的阴影下与这个世界尖锐对峙，也不愿让潜伏于内心深处的忧伤黯淡了漫天月光，所以这个世界回报给黄丹丹的是人性的善、故乡的美、情感的真。黄丹丹散文是一种唯美主义的写作，内涵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浪漫情怀。

“地球上再也没有滨湖学校了”，破败的故园，废墟的景象，收藏了几时的记忆、童年的梦想，黄丹丹有眷恋，有不舍，有忧伤，但她没有沉溺和放大这些感受。黄丹丹在儿时偏僻而简陋的故园里还原出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景，人和事，景与物，淳朴、简单、友善、平和、安宁、舒缓、温暖，三十一年后已被内卷淹没了的风景，在文中是令人感动的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在故园景物之外，藤叔叔、丁伯伯、父母、儿时玩伴包括那条名叫巴赫的狗在黄丹丹的笔下都有着生活的意趣、生命的力量。

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性质是主观的，你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怎么呈现。枯枝在世俗的眼光中，是衰败，是枯萎，是报废。而在黄丹丹的笔下，枯枝是生命的凝固，是褪尽铅华后的不变和恒定，枯枝比花枝更有生命力（《枯枝与花枝》）。黄丹丹以她的人生态度和情感立场对这个世界做了个人化的命

名和定义，淳朴覆盖了浮华，温暖消解了孤独，友善融化了忧伤，勇气激励了人心。

黄丹丹散文中的人生，有困难，没苦难；有疼痛，没绝望；有挣扎，没塌陷。

瞬间很短，也很长，比如人的一生在宇宙中就是一个瞬间，而人世间那些被人铭记的永恒，常常也缘于瞬间。在这本集子里，如果说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的是《人间滨湖》，那么最有震撼力、最具穿透力的是《瞬间事》。《瞬间事》是一篇散文，像一篇报告文学，更像一篇小说，贾喜来的传奇故事、历险瞬间，可谓乱云飞渡，惊心动魄，像一部扣人心弦的故事片，小小侦察兵一口气跑250里；遇到危险，必须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台风来临，瞬间违抗军令，擅自撤离，避免了重大伤亡，等着处分，却等来了立功嘉奖的勋章。这篇散文写活了人，写透了事，写出了人生哲理。信念不灭，瞬间永恒。在革命叙事的大背景下，黄丹丹写出了英雄主义主题，写出了人性光芒，写出了生命的力量。

黄丹丹散文是发光的散文。她要用希望之光、生命之光、博爱之光点亮人生，照亮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于是，她的一半的文字落脚于故乡寿县的历史、文化、人文、自然与乡土中。这些文字可以定性为“故乡情结”，是那种融入血液里的对故乡的认同感、归属感，还有一份自豪感。“寿州之魅”固然源自寿县无法复制的历史与文化的千年积淀，但黄丹丹的抒写弥漫着稠密的个人化情感与强烈的地理性的自我认同，报恩寺故事传奇、二十四节气通天、瓦埠湖鱼虾奇绝、淮南牛肉汤神秘、豆腐菊花惊艳，甚至东

园的黄心乌都流露着舍我其谁的风韵。风土之外是人情，《瞬间事》里的贾喜来、康永年、曹渊、曹云露、曹少修等近现代寿县传奇人物，全都以文学的形象站在书中并以文学的名义进行价值命名：时代精英，人格典范。

黄丹丹对文学恪守不变的忠诚并不遗余力地探索文学的真相，如同她生活中的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她的散文没有锋芒，避开尖锐，更不会以刺刀见红的姿势出现，她的文字安静而干净，温和而优雅，在佛子岭三十层楼高的坝顶，“低头看，奔流咆哮的淝河水，在大坝宽厚肩膀的呵护下，变得温驯起来，水流静静地汇聚成湖。四周群山叠翠，远处白帆点点，不时有水鸟掠过水面，隐没山林，又忽而从林中飞上碧空”。除夕夜，看着电视守岁，“然后，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后，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服、新鞋，赶紧出门，去迎接新的一年”。黄丹丹的散文修辞，少用比喻、夸张、拟人等技术手段，在白描中写景写人，在细节处状物造型，练就的是叙事硬功夫。

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可唐代有杜甫、白居易，也有王维和孟浩然，这就是说文学的形态有多种可能性。黄丹丹散文中没有幽怨、没有刺痛、没有愤怒、没有讨伐，这并不意味着她每天都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并不意味着她的生活中没有烦恼和忧伤。看了《永生的父亲》一文才知道，她和芸芸众生一样，“自己的内心究竟幽闭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于让它们成为一股暗流，不歇地迂流在所谓‘优雅’之下”，她有着许多的焦虑不安、压抑和忧郁，但她不愿在脸上表现出来，也不愿在文字中流露出来，因为她知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她相信“态度决定一切”，所以她把人生中令人感动的，令人鼓舞的，令人真诚的，令人善良的人和事、情和景的一个个瞬间记录了下来。

读完了《瞬间事》，看到了“瞬间春暖花开”。是为序！

历史寒光中的人性裂缝

——潘军小说《刺秦考》的现代悲剧意识

丁大明 葛 璘

义”，在铁血现实面前逐渐变得暧昧而沉重。

《刺秦考》最深的力量，来自其语言中的古典气息与现代意识的交织。人物对白既保留战国风骨，又具有鲜明的现代精神焦虑。许多对话看似谈国运，实则是在谈人心；看似谈王权，实则是在谈现代社会中个体命运的失重感。它并不像传统历史剧那样急于给出价值裁决，而是不断将人物推向道德与生存的双重绝境。正因如此，《刺秦考》呈现出的并非简单的“舍生取义”，而是一种更复杂、更苍凉的文明悲剧意识。

从小说结构上看，该剧具有明显的“紧迫感”。人物关系层层压缩，命运空间不断收窄，直至最终刺杀一幕爆发。观众明知结局，却仍会在过程中感到精神上的窒息——这正是悲剧的核心能力：不是制造悬念，而是制造不可逃避的宿命感。尤其在秦宫对峙部分，其张力极强，人物之间的语言攻防已超越刀剑本身，成为思想与权力的直接碰撞。

《刺秦考》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对历史叙事的“祛魅”。它没有神化刺客，也没有彻底否定帝王，而是让所有人都暴露于历史

的寒光之下。英雄未必纯粹，暴君亦非单薄；理想固然高贵，但往往敌不过现实机器的碾压。文中那种深沉的苍凉感，使其超越了一般历史题材的忠奸框架，而抵达对中国政治文化与人性结构的更深反思。

小说《刺秦考》并非一部仅供读者观看的历史文本，更像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

它借战国旧事提醒人们：历史从不会简单重复，但权力与人性的困境，却总在时代深处隐隐回响。这样的作品，其意义早已超出“历史改编”本身，而进入了真正现代文学的精神领域。

